

新京派女作家**庄羽**最新力作

一部关于城市灰姑娘的爱情童话

此去经年

庄羽／著

文匯出版社



此去经年

庄羽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去经年 / 庄羽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741-316-5

I. 此... II. 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623 号

此去经年

作 者 / 庄 羽

责任编辑 / 张 衍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170 千

印 张 / 15.25

印 数 / 1-50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41-316-5

定 价 / 20.00 元

ci qu jing nian

1

其实生活就是那么回事，你要脸便过不上好日子，就算你不要脸，也要看有没有人在乎。

李春天其实是最悲惨的，属于那种想不要脸都会被人一个大嘴巴抽回来搞不好再吐口唾沫的那一种。所以只能死撑着，窝在这个巴掌大的编辑部里想选题，改稿子，成天盼着社会名流互相死掐、文人们没事码架，至于基地领导又发表了什么讲话，飞机场又发现了液体炸弹这些她却不甚关心。她负责报纸的副刊，只管发些鸡毛蒜皮哼哼唧唧的文章，况且，她所在的那家报纸又不负责报道一切。

下午三点多，李春天急匆匆地从会议室出来，打开手机一看，不得了，张一男一口气打来了二十多个电话，一个没接着。

屁股刚挨着椅子坐下，正琢磨着是先回电话还是先喝口水的时候，张一男已经怒气冲冲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不等李春天开口便叫喊起来：“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刘青青离婚！”

李春天愣住，咽了口唾沫：“离婚？你说……你要离婚？”

她这么一问，张一男立刻变得含糊了，撇了撇嘴，态度还是很强硬地说：“没错，我就是要跟她离婚！谁也甭劝我，你们劝了也没有用！”说着话，张一男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打印纸扔到李春天眼前：“这是我刚打好的离婚协议书，你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待会我就去找她！”

李春天接过来，扫了一眼，又看看张一男，没作声。

正是夏天里最热的时候，编辑部窗户外面的杨树上知了就跟不要命了似的叫唤，叫得人心烦。

李春天抻过一张面巾纸擦了擦鼻子尖儿上的汗珠，又瞥了张一男一眼。

张一男双眼通红：“你什么意思啊？看啊！”

李春天为难地皱了皱眉头，“你跟刘青青根本就没结婚，怎么离？你们这叫分手知道吗？咱们国家的法律在男女分手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明确的规定，你们这就是一拍两散的事儿，极其简单。”

“没结婚？我们没结婚？不能够啊……我记着，领证儿了呀……”张一男愣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自语似的嘟囔出来这两句，“戒指我都给她买过好几个了……民政局我们好几年以前就去了……哦，那次我没带户口本，没领成……”说到这，张一男像突然被谁踩到了尾巴似的跳起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嚷嚷：“对呀！没结婚，我们根本没结婚！你等着，我这就回去跟丫分手！我今天就跟她分手！叫她跟我拔份儿！兔子急了还蹬鹰呢……”

张一男前脚离开，编辑部里的同事们“呼啦”一下就涌到了李春天的办公桌前，就像约好了似的，谁也不说话，一双一双的眼睛里全都闪烁着窥探出隐私的贼光。李春天愣了片刻，连忙向同事们解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我哥……们儿……”

同事们仍不说话，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某种猜测得到证实了的满足，李春天的解释让他们更加确信刚才跑出去的那个男的跟她有着非一般的男女关系。这也没有办法，女人

如果年纪大了还没结婚都是这种下场，李春天只得叹口气自言自语了一句：“这是什么世道！”

是啊，这是什么世道。张一男跟刘青青同居了八年，八年啊，我们的民族已经打赢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卫国战争，这两个却连那点男欢女爱还没掰斥清楚，这让李春天怎么也想不明白，难道这二人之间的恩怨比民族仇恨还要复杂？

张一男走了还不到五分钟，刘青青也像一阵风似的踢开了编辑部的大门，拿起李春天的水杯子一通狂饮，抹了抹嘴，打了个水嗝，气乎乎地说：“不过了，没法过了，我跟他一天也待不到一块了……我待会就回去收拾东西！”

李春天瞪大了眼睛，说：“你要跟他离婚？”

“呸！离婚？美死他！谁跟他结过婚啊？我就算瞎了眼也不会跟他结婚！”

看，女人在大事面前从不糊涂。

刘青青穿着很短的牛仔短裤，白色无袖的背心，说到激动的地方，鬓角掖到耳后的碎发都掉了出来。

李春天忍不住笑了起来：“哎呀，看来在男女关系方面还是女的强，永远不糊涂，理智并且富有战略眼光。”

刘青青没听明白她的话，站在桌子跟前琢磨，不像要坐一会儿，也看不出来马上要走的意思，于是李春天站起来又去给她倒了一杯水，“再喝点儿水，消消气儿，待会儿回去了不管文斗也好，武斗也罢，都能充分地保证体力。”

刘青青一听，急了，翻着白眼大叫：“李春天！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臭不要脸的你盼着我跟张一男散伙！”

她这么一叫，编辑部的同事“哗啦啦”又一次围了过来，这让李春天好不尴尬。

4 此去经年

“激动，她有点激动……她跟刚才那男的是一家……”李春天向同事们解释道。任何时候都不能小看围观群众的力量，尤其是在通讯发达的现在，屁大点儿的事儿，他们足不出户就能传遍全世界。似乎自从有了网络，做人比从前更不容易了。

同事们悻悻地离开之后，李春天压低了声音问刘青青：“那你的和好条件是什么，你跟我说，下了班我去找张一男传达……”

“没这个必要！”李春天话还没说完，就被刘青青一口回绝。

李春天有点恼火地瞪着刘青青，心里暗想，那你还不快滚，在这儿给老娘丢人现眼！

一眨眼的功夫再看刘青青，她的脸上分明流露出一副“万事好商量”的表情。她看了李春天一眼，又说：“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痛快点儿说！”

“除非他跟我结婚。”刘青青说这话一点都不脸红，仿佛她之前说的“就算瞎了眼也不会跟他结婚”的话是在放屁。

李春天用崇拜的眼神看了刘青青好一会儿之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请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

刘青青听了李春天的话，屁股上安了马达一般，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李春天长长地舒了口气，打开了电脑里的一篇稿子，刚看了两行，总编的电话就来了。他十分生气，认为张一男和刘青青的造访严重地影响到了编辑部的正常工作，除了正告李春天下不为例，他还语重心长地劝她交友要慎重。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李春天很后悔出门之前没有翻开皇历看上一眼。长时间以来，李春天视皇历为出行指南，什么日子出游什么日子会友什么日子去理发都得先看过皇历再决定，然而今天发生的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就算翻烂了皇历也找不到答案。

总是这样的吵闹，真叫人不得安生，不如去死了干净。这是李春天最初的想法，接着，她马上又觉得，还是别死了，无论刘青青或是张一男其实都是好人，只是这年头，好人跟好人在一起未必会有好结果。

李春天这么思索着，一脸的悲苦，被与她隔两个座位的姚静看在眼里，对着她嗤嗤地笑。

姚静拿起电话打李春天的分机，问她：“那两个是什么人？”

“男的差点就成了我姐夫，女的是他媳妇。”

“真的！那你姐姐眼光不错，那男的长得真不赖。”

“你这种嫁不出去，又整天做春梦的老帮菜看见帅哥永远改不了意淫的毛病。”

“得了吧，就跟你不是老帮菜似的！跟你说真的呢，他们俩要是真掰了，想着我点。”

“您放一百个心，要是真掰了，你也得排我后边。”

“不要脸！”

“要脸的全都找不着对象！”说完，李春天把电话放下，对着姚静挑了挑眉毛。

姚静白了她一眼：“流氓。”

李春天继续改稿子，她负责的情感版块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怨妇来稿，她们总是写各自的血泪史，无一不是被男人

骗钱骗色，惨到不能再惨。李春天时常会想，这些闲极无聊的女人每一个都是编瞎话的高手，个个都把自己写得完美无缺，把男人写成陈世美再生，她们也不想想，这年头儿，完美的女人除了小说和电视里，哪还有？

那个笔名叫圣洁的女人在一天之内已经给李春天发来了七八封邮件，写的都是她和同一个男人的故事，她每修改一次就给李春天发一次邮件。李春天看第一封的时候认为她同那个男人之间不过是发生了一点普通的恋爱纠纷，当看到圣洁第八次修改的稿子，她已经有了抱一捆炸药冲出去跟那个男的同归于尽的决心。可见，男人得罪了女人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李春天把稿子传给坐在她旁边的小沈看，小沈看过了之后发出由衷的慨叹：“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多情死得早啊！”

“流氓！”姚静小声地骂道。

李春天倒觉得小沈的形容有点道理，哼哼哈哈地低笑了两声。

姚静白了她一眼：“你还笑！”

李春天抬眼看了看他们，抱怨道：“我敢保证，换了任何人来做我的版都会影响寿命，就这点男欢女爱的事儿，翻过来掉过去地说，不是女的红杏出墙了就是男的变身陈世美了，我直到今天才想明白，为什么我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找对象……不行，我得去跟总编谈谈，照这么下去，活到六十岁我也脱不了光！”

“脱光？”姚静诧异地看着李春天。

小沈抢先解释，“‘脱光’就是‘脱离光棍队伍’！瞧你那眼睛亮的！想什么呢！”

李春天看看姚静，低头笑。

“你们俩都流氓到一块去了！李春天你还找什么对象啊，你跟沈老师不是正好？你们俩往一块凑合凑合，不是全‘脱光’了？”

李春天乜了姚静一眼，笑道：“也不知道谁流氓。”

小沈接过话：“我倒是真想跟李春天手拉手走在‘脱光’的康庄大道上，不过人家看不上我，姚静，我看还是咱俩凑合凑合得了……”话音落下，一卷报纸从姚静手里飞出来，打在小沈脸上，小沈和李春天一起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小沈一本正经地看着李春天，说：“要不咱俩换换版？你来做心理访谈？”

“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做情感顶多少活几年，我要做你那版，不出俩月我自己就得疯了。”

李春天永远忘不了去年因为小沈生病接替他做的那几期“心理访谈”，来电倾诉的每一个人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偷窥和暴力已经算是好的，她曾接到过一个男人的电话说他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只要看见狗就想拿胶布把狗嘴封住，为此他到处去偷别人的狗，偷来了就开始给小狗嘴上贴封条，不吃不喝活活把它们饿死。若搞不好被人发现，追上来就是一顿暴打，就算侥幸逃脱，他只要事后回想起那些小狗的眼神，想到自己的双手沾满小狗的鲜血，他都想自杀，他说自己每天都挣扎在偷狗和自杀的边缘，痛不欲生。李春天只在电话里听到这些就浑身哆嗦，好几天吃不下饭，真不知道这些变态的人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死了得了。

李春天这个人内心脆弱，每当遇到她所不能解决的事情就会迁怒于惹事的人，因此她时常对人说“死了得了”这句

话，按照她的理解，死了以后便一了百了，大家干净，孰不知，对于那么多人而言，活着远比死亡要痛苦。

李春天给那个叫圣洁的人写了回信，告诉她很遗憾她的稿子不能发表，但她对报纸的喜爱和创作的热情已经把整个报社的人都感动了。

做完了版，李春天一个人先离开了办公室，管他娘的张一男和刘青青呢，熬到半夜完成了工作，她要做的第一件事照例是回家先洗个澡睡上一觉。

走到停车场，李春天便知道，她的觉睡不成了。

刘青青把两张报纸铺在屁股底下，靠在李春天的车前抽了一地的烟头。看见李春天，她满怀希望地站起身扑过来：“怎么样？他怎么说？”

李春天看看地上的烟头皱了皱眉头：“你怎么也学会抽烟了？”

刘青青像没听见，拉住李春天的衣角：“哎呀你快说呀！张一男到底怎么说的！”

李春天支吾着：“我……我……我这就跟他说。”

刘青青虽然恼怒，却无可奈何。

李春天拨通了张一男的电话，刘青青立即竖起了耳朵听着动静。

“呃……是我，你现在在哪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说，你快别闹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好好说，我已经给刘青青打过电话了，死说活说人家才同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刘青青面露喜色，对李春天竖起了大拇指，看她的神情，恨不得一头扎进电话里去听个究竟。

“……张一男，真的，你不能那么冲动，刘青青那么好

的人你上哪儿找去？你就听我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刘青青就站在你的旁边吧……”

“呃……没有没有……”

“得了吧，就你？一说瞎话你就结巴，瞒得了我！你跟刘青青说，我心意已决，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逆转，你让她哪凉快哪歇着去吧！”

李春天抬眼看刘青青，她已经清楚地听见了张一男的话，脸上阴得都能挤出水来。

“我……”李春天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敷衍过去：“我跟你讲，你可不能得理不饶人啊，就算你受了什么委屈，那也是应该，谁让你是个男的，男的就该让着女的，做一辈子的好事……”

“我说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你有闲工夫先管好你自己吧！”张一男坚决地挂断了电话。

李春天一下愣住了，对着刘青青说：“怎么冲我来了？怎么成了我爱管闲事呢！分明是你们一个一个哭天抢地地跑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

这会儿，刘青青脸上的水已经结成了冰霜，不等李春天说完，她的火已经冒出来了，指着李春天的鼻子嚷嚷：“有你这么劝架的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本来挺好的机会都让你给搅黄了，现在你让我怎么办？”

李春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混蛋女的！愣了几秒钟，李春天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滚，滚，滚，你们都给我滚蛋！谁有闲工夫管你们的烂事！”

大多数情况下李春天做事总是两边都不讨好，受累还得

挨骂，所以她总觉得自己活得既没人格也毫无尊严可言，生活对她好像根本谈不上什么乐趣。

李春天上了车，刘青青追过来，不依不饶地拍打着车窗叫喊：“现在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办？！”

“死去吧你！”

刘青青当然不会真的去死，她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一个牛皮哄哄的外国公司的经理，追她的人多得是。最多的时候据说分别有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的中老年男人同时给她送花，刘青青完全有实力摆平这些列强，不但不会牺牲色相，还能花干净他们包里的美元。

李春天却总是这么倒霉，有时候她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长了一副倒霉相。这不，她刚刚开着车上了三环的辅路就被一个交警拦了下来，开了罚单还扣了两分之后上了三环，没几分钟又不幸追上了前面一辆奥迪车的屁股。

李春天和奥迪司机同时从车上跳下来，不等她开口，对方已经摆开了架势：“哎，我说你怎么开的车，你开这么快要干吗去？你怎么不把脚丫子踩到油箱里！你这号人不去开飞机真是浪费！”他说完了，扭脸去查看奥迪的屁股。

李春天只觉得耳朵边上嗡嗡响，脑袋发蒙，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哭丧着脸看着他。

后边的司机疯狂地按着喇叭，那声音里带着对李春天的仇恨，像是要把她按死。就这都不解恨，几乎每个经过她身边的汽车都不忘落下半截车窗来深情地问候李春天：“傻逼！”

奥迪车主点上一支烟看着眼前木木的李春天：“你说怎么办吧！”

“我有保险。”

“谁没保险啊？我也有。有保险你就能开这么快啊？”

凭借李春天多年的开车以及追尾经验来看，这种唧唧歪歪的人绝对不是奥迪的真正车主，多半是他借了朋友的车或者根本就是公司的，被撞了之后不好交待。

“你说怎么办呢？公了还是私了？”

“奥迪”看了看手表，“我还得去机场接人，没时间跟你这么耗着，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明天修完了车再找你。”

李春天心想，果然是个司机。于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他看了一眼，黑着脸问了一句：“你在都市报？”似乎怀疑李春天在骗他。

李春天只得又回到车里拿出证件让他看了一眼。

“这回放心了吧。”

“反正你也跑不了，我认识你们那的人。”说完，他白了李春天一眼，放心地上车走人。

2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倒霉下去，就算是李春天，也不会永远那么倒霉。

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李春天像往常那样到编辑部上班，走过传达室的门口，李师傅就递给她一个硕大的纸盒子，说是早上有个女的放到这，指名要送给她的。

李春天一边朝办公室走一边撕开了包装，纸盒子里装的居然是一条橘黄色的真丝围巾，看颜色和款式便知道这是法

国的高档丝巾 HERMES。坐到位子上的时候，李春天心想不对啊，谁会给我送这个呢？我周围的男人们尚且不会出手如此阔绰，李师傅说的那个女人又会是谁？刘青青？不会不会，她虽然买得起 HERMES 送人，但刘青青一向没品，怎么会想得到送这么精美的东西？可这两天除了刘青青有求于我李春天，还会有哪个“大头”肯在我身上花这份闲钱？如此说来，必定是刘青青无疑了。

想到这儿，李春天抓起电话，她热切地想表示一些对她的感谢。然而，电话接通之后，刘青青却上来就说了一通足以让李春天抓狂的鬼话。她说：“滚，滚，滚，滚得远远的，从今以后谁也别理谁，我跟张一男断了联系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从此以后我不搭理你们，你们也别来烦我，从此以后你跟张一男一起从我的生活里滚出去，滚远点儿！就算老娘人老色衰嫁不出去都跟你们没关系……”

“不是……”李春天愣住了，“你这是跟谁呀？”

刘青青不回答，“啪”的挂了电话。

李春天开始呼叫张一男，他对爱玛仕丝巾的事儿丝毫没有兴趣，反而正告李春天不要去招惹刘青青。

都说商人重利轻义，可是人家生意人都讲究“买卖不成还有情义在”，换到谈恋爱的男女身上，恋爱不成就只剩下怨恨了。总有一天，这世界会因为太多无疾而终的爱情而变得怨声载道。

李春天叹了一口气，心里想，既然如此，我还是谁都不要招惹的好。接下来是千篇一律的工作内容，看各种社会稿件。昨天那个叫圣洁的人又给李春天发来了邮件，这一次，她换了一个新的邮箱，并且采用了“尼可”这个笔名，但她

絮絮叨叨的记述还是逃不过李春天的眼睛，她连回信都懒得给她写了，甚至还想替那男的揍她一顿。

在报社做编辑其实是个很累的活，“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一点都不夸张。不过，姚静和小沈都觉得李春天好像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她总是看起来漫不经心地工作，但是她负责的那一版总是最好的，连错别字都极少出现。

做完了版，李春天还是打算去看看张一男，她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和刘青青。

说起来，李春天和张一男当年差一点就成了亲戚——当年，他疯了一般地迷恋着李春天的姐姐李思扬。他们都是话剧院的青年演员，要不是李思扬后来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张一男成为李春天的姐夫那肯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可是世事总是难料，不管多么情比金坚的恋人，在没有拿到政府颁发给他们的红本本之前都会随时解体，就算是拿到了结婚证书，也还可以换成象征婚姻毕业的离婚证。人类的感情好像从来就不受人类自己的控制，更像是上帝随心所欲开出的玩笑。

李家的老大李思扬后来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詹姆斯，张一男听闻这个消息，化悲痛为力量，一跺脚就把刘青青拉上了他的单人床。

斗转星移，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老大已经当上了孩子他娘，过了几年，又当了第二个孩子的娘，而张一男还住在话剧院分给他的一居室里耍单帮。不知道为什么，李春天只要一想到张一男和刘青青好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结婚这件事，就会莫名其妙地感到鼻子发酸。

李春天站在张一男的宿舍门口，思忖着她该如何劝说张